



摄影从小众艺术变成平民热点就是近几年的事，趁着这股东风，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一年比一年热闹。早在21世纪初，国外就有媒体评选出一千年来影响人类的重要发明，其中摄影排名靠前，并且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今天，当摄影诞生180年之际，回首摄影短暂却又无比生动的发展历程，谁都会感慨万千。因为摄影术的诞生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进步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完全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摄影作为一种“仪式”，已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，并且以其区别于其他艺术样式不可替代的纪实和艺术创造功能，足以和数千年历史的绘画、雕塑傲然并存于世。尤其是摄影狂飙突进的姿态，更是让无数喜爱摄影的人欣喜若狂。

摄影改变我们的第一种方式，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，坚守摄影对于客观现实记录的底线。也就是说，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范畴，目击和尽可能地客观呈现，是摄影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媒介的关键点所在。正是因为有了摄影，这个世界才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可以通过视觉“触摸”的真实存在。之在2018上海国际摄影节上，有一条美妙的时光隧道——通过从1978年到2018年拍摄的一百多幅照片的排列，让我们看到了40年上海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在影像中流动，让许多模糊的记忆突然间清晰起来，不由得怦然心动！我曾在《都市的灵魂》一书中写道“可惜那时候还没有摄影，于是我们只能想象苏格拉底在城市街头雄辩时的模糊身影，或者猜测最早的奥林匹克的勇士们如何角逐在竞技场上……”而通过纪实的方式触及当代生活的敏感层面，多少年后还会令人情不自禁生发出大悲大喜的情怀。这究竟是影像的力量强大，还是岁月过于残酷？但至少，摄影的存在有了

当人人都可以『白相摄影』

◆ 林路

不可替代的理由。

摄影的第二种存在方式，就是其主观的艺术创造空间，从而可以和绘画以及其他的艺术样式同场竞技。这时候摄影的存在，更为强调其个体的创造力和情绪化的营造，从而在心灵的层面达到融合的可能。这时候的摄影也许不像“摄影”，更像是心灵闪光的模糊印迹，或明或暗，或浅或深，将其创造力推向极致，将其情绪化构成“偏激”。只有这样，摄影的艺术创造才是独一无二的，才是无可替代的——客观的真实被心灵的真实所替代，往往更接近于个体的客观存在！当代摄影家从艺术创造的角度，将摄影推向了观念艺术的层面，从而希望借助内心的力量，产生对现实世界的评判。

摄影的第三种存在方式，是当下最为普遍的现象，也就是摄影的普及化和传播性，让所有人都可以玩一把——上海话就是“白相摄影”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将照相机作为一种瞬间即可灵活操控的工具，随心所欲地留下世界“美”的痕迹。更重要的是，摄影在大众层面上的传播，更是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比如这些年风生水起的手机摄影，俨然已经成为视觉艺术的一种，更重要的还是视觉

文化的一个分支。手机摄影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散落的碎片，是一些斑驳的光影，或者随处可见的生活景观。但是如果你真正把握了手机摄影的技巧，则会体验到在一种游移不定的心境下，世界会成为或闲适、或焦虑、或欣喜、或无所适从的视觉折射，一种生活的本真自然漂移到小小的屏幕上，带来意想不到的快感！的确，通过应有的文化底蕴，凭感觉去触摸手机屏幕的空间——尽管恍惚，尽管魔幻，或者有时候真实得让你产生超现实主义的幻觉！这样的幻觉中有迷人的生命气息，有质感，有力度，光和影的氛围也许不一定是唯美的，却是鲜活的。转瞬间，再用更直接、更迅速的传播渠道与大众分享，完美地体现了自媒体范畴里艺术视觉的妙趣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说说“四王”风凉话

◆ 石建邦

话说当年张大千在法国巴黎办画展，特邀毕加索捧场。现场寒暄，大千想讨大师一个口彩，问他看得如何。老毕何等精怪人物，故作东张西望，说哪有画啊。大千纳闷，说现场都是我的画啊。老毕两眼一翻，两手一摊，说没有，我看到的，只是“一张画”。

老毕接着毒舌：“我看你们中国人，就画一张画。”大千听了，顿时触到痛处，差点一口老血喷出，这大半辈子“血战古人”的美名，就被这轻飘飘一句话统统勾销。据说，这是触动大千晚年变法，大搞泼彩，誓与国际“接轨”的直接动因。

这段八卦，并非我的杜撰，是当年在重庆大足石刻的一个会议上，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亲口所说。段先生学问渊博，口才极佳，说起这段掌故更是绘声绘色，博得满堂喝彩。四分之一世纪过去，当时情景，宛如眼前。

笔者愚钝，大学时学绘画史，看到“四王”的画也同样有老毕的感受。这不是“一张画”吗？四个“王”，实在分不清。即使现在大致能分清楚了，但老实说，不看题款，有的还是吃不准。从好里说，四王是精研画理笔法，讲究笔笔有来历。但慢慢看多了，还是觉得少了些生气。

四个“王”加在一起，也搞不过一个八大。八大是四两拨千斤，寥寥几笔，一个“白眼”，就轻松高踞鄙视链的顶端，遗世独立。某种程度上，在大清这口“高压锅”下，四王所作所为也就是收拾古人残骸而已，做教科书式的抄抄编编。

还有一层感触，假设董源、巨然们穿越过来，见到这帮“孝子贤孙”的作品，看他们亦步亦趋，扶墙摸壁，把自己的东西做切片式、模数化的顶礼膜拜，整理修复，擦拭重装……都四五百年了，这件老棉袄还脱不下来，这帮老祖宗到底是开心，还是皱眉？

无独有偶，当年赵无极曾巴黎评论过中国画，简直是和老毕一鼻孔出气。这位赵宋后裔，虽然画的是西方



抽象画，但画里的精气神，倒真有点大宋的灵光奇气。故而他的话，有点意思。

最近，故宫博物院“四王”特展开幕，有盛赞四王绘画的，说“绝非千篇一律，是高级而克制的美”，如此褒奖，有点言过其实。

斗胆说几句“四王”的“风凉话”，天不会塌下来吧。

时光不必倒流

◆ 郭晨子

富丽秀？富丽堂皇地秀出美丽？是的，对富丽秀尽可以望文生义。美少女们身着羽毛和水晶装饰的华丽服装，舞步新潮，队列整齐，她们代表了二十世纪第一个三十年百老汇的盛况。音乐剧《富丽秀》故事发生在破败的、即将被拆了盖写字楼的剧院，往日的奢华已经不复存在，只剩下零星的观众席座椅、胡乱堆放的景片和道具箱，颓垣断壁狼藉一片。逐一登场的也不是明媚的年轻女孩们，而是早已告别舞台、人到中年甚至垂垂老矣的“前富丽秀女郎”。难道要开启时光机？剧院重返辉煌，她们也梦幻般地回到熠熠生辉、万千宠爱的少女时代？然后由年轻演员扮演年轻的她们展开浪漫的罗曼史？休憩，她们可不是全剧的“引子”，她们就是当仁不让的主角！年轻时，她们也许曾经无数次站在旋转楼梯上表演，但此刻已经不年轻的她们，让年轻女孩儿们黯然失色了！她们不仅是整齐划一的秀场女郎，更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。青春时的脸庞、上扬的嘴角和满腹的心事说到底还是相似的，每一条皱纹的来历却都不一样！

全剧在奇妙的套层结构中展开，当下的和从前的、红颜已逝的和娇艳绽放的，同台表演。看，小老太太和小老头撑开雨伞跳起调皮的舞步，他们离开亮丽的富丽秀舞台后做了舞蹈学校的教师；他们的身旁，一对年轻的舞者撑着同样的伞跳着同样的舞，同台并置的是他们的学生？还是曾经的他们？听，中年的黑人歌者唱起了当年最受欢迎的一支歌，所有已届中年的



女郎们都加入进来，舞步一致，节奏鲜明；瞬间，年轻的富丽秀女郎们取代了她们，占据舞台，最后大家一起唱、一起跳，交替上台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不变的女人的心绪。在形成感情纠葛的四个人之间，年轻时代的各自始终如影随形，他们在场，就像每个人的今天都携带和重叠着过往，然而，年轻的他们、年轻的自己，即便在场又能做出什么改变呢？什么都不能。交错中，年轻的一组是点缀、是陪衬，是“过来人”的镜像。和主角们同台，年轻演员们甚至显得非常单薄，单薄的也许不是他们的演技，而是年轻本身。

《富丽秀》不是“鸡汤”，既不允诺青春一定有美好的前景，也不慰藉陷入中年危机的男男女女们能够在旧情重温中得到补偿，同台的并置、交替或交错像一把双刃剑，捅破了年轻自以为拥有的无限希

望，也揭穿了中年的奋斗成功的假象。它不像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那样讲述舞女们的感情遭遇赢得台下唏嘘，也不像《歌舞线上》那样直接展现面试演员们的经历和才艺，“富丽秀”不过是其借用的形式和载体，是其表现人物内心时用到的手段，其核心是中老年人的婚姻和自我认同危机。相形之下，舞台上的“年轻”真的是“轻”的，没有分量，也缺乏魅力。

英国国家剧院2017年复排的这场《富丽秀》得到了劳伦斯·奥利弗戏剧奖的十项提名，在今年四月的颁奖礼上荣获最佳音乐剧复排奖和最佳服装奖，并将在2019年再度回归舞台。“新”哪里是凭空而来的呢？旧的存在催生了新。而时光也不必倒流，就像在《富丽秀》的舞台上，轻飘飘的年轻时代反而是旧的，结结实实的中年人生才是新的！